

<<金色夜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金色夜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00646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00645

出版时间：2009年01月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(日)尾崎红叶

页数：392

译者：吴元坎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金色夜叉&gt;&gt;

## 前言

尾崎红叶（1867-1903），日本明治时代的小说家。

本名德太郎，1867年12月16日（一说为12月27日）出生于江户（现在的东京）芝中门前町。

其母名庸，在红叶4岁时便因病早逝，幼小的红叶不得被外祖父荒木舜庵家收养，以至于在红叶的不少小说中，主人公大都被设定为孤儿的身份，不难从中管窥到红叶本人的心境。

他的父亲名惣藏，乃是江户的根雕工匠，以谷斋雕而闻名，但同时又是相扑场的有名帮闲。

红叶对父亲的帮闲身份深感羞耻，总是极力避讳与父亲的关系。从不愿向任何人提及。

纵观红叶的作品就会发现，尽管他常常在书信、日记或作品里谈到自己的母亲，却对父亲的事情守口如瓶，未置一辞。

红叶就读三田英学校之后，在15岁时进入大学预科学习，参加了学生的文学社团文友会、凸凸会的文学活动，学习创作汉诗文。

1885年2月，上大学预科2年级时，与山田美妙、石桥思案等人结成砚友社。

这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，采取师徒制的组织形式，旗下聚集了一批欲登上文坛的文学青年，包括当时活跃在文学第一线的川上眉山、岩谷小波、广津柳浪、泉镜花、小栗风叶、德田秋声、田山花袋、江见水荫等众多年轻作家。

## &lt;&lt;金色夜叉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故事从贯一和阿宫两个男女主角说起，贯一从小父母双亡，因贯一的父亲有恩于阿宫的父亲，故阿宫之父就负起养育贯一的责任。

男女主角青梅竹马般快乐地成长，贯一对阿宫一向呵护备至，阿宫父母也许诺让两人成婚。

阿宫终于长成美丽的少女，在一次宴会上遇见了当地一个银行家之子，她被他手上闪亮的大钻石戒指吸引，心想若能嫁给这样的人，或许会有幸福快乐的一生吧！

而银行家之子对出众的阿宫更是一见钟情，回去后立刻说动父亲出面提亲。

阿宫一家毁弃了对贯一的承诺，同意了这门婚事。

贯一受此刺激开始自甘堕落，成为金色的夜叉，一个金钱的奴隶，做起他原先最瞧不起的高利贷生意，一心只想赚大钱。

而嫁为人妇的阿宫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幸福生活，幼子夭折后的不孕加上富贵人家的种种规矩让她的婚姻结冰，银行家之子也因得不到阿宫的真爱而沉迷欢场不归。

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阿宫与贯一重逢，阿宫这才发觉她真正所爱的是贯一。

于是她经常写信给贯一，但对爱情已经心死的贯一却从不回复。

一次贯一外出办事，却意外地救起了一对殉情男女。

原来，女子是一名艺伎，而男子是她的恋人，这一对不见容于功利社会的恋人决定一起离开这个世界。

贯一原已冰冷的内心突然被感动，他发现这世间还有真挚不渝的爱情，于是决定接受阿宫的忏悔和爱情。

故事将进入高潮，年仅36岁的作者尾崎红叶就因癌症辞世，让《金色夜叉》的后续情节划下了休止符，平添后人无限想象。

## <<金色夜叉>>

### 作者简介

尾崎红叶（1867-1903），原名德太郎。

1885年，在大学预科学习时，和山田美妙等人成立砚友社，推崇写实主义。

早在学生时代就倾心于江户人情本，写有《春色连理枝》（1884），后受《小说神髓》影响，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创作。

明治二十二年（1889）发表的短篇小说《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》，使其一举成名。

随后凭其《沉香枕》（1890）、《两个妻子》（1891）、《三个妻子》（1892）、《邻家女》（1893）等作品，逐渐成为当时文坛的巨匠。

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《金色夜叉》（1897-1903）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，在《读卖新闻》上连载，因患胃癌去世没有完成。

作为19世纪末日本青年文学社砚友社的领衔人物，尾崎红叶的门下还聚集着泉镜花、德田秋声等四位大弟子，他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兼有、长于心理描写的叙述风格，对后世的谷崎润一郎等大文豪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<<金色夜叉>>

书籍目录

《金色夜叉》与尾崎红叶的文学世界（代序）上篇中篇下篇续篇再续篇三续篇译后记

## &lt;&lt;金色夜叉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上篇第一章一天刚黑，装饰着松竹的大门都已关得紧腾腾的，一条自东向西笔直漫长的大道，仿佛是扫过了似的，杳无人迹。

在这条沉寂的大路上，难得也有一辆华丽的马车疾驶而过，但总是显得那么匆忙，大概是什么拜年的客人，因为多喝了几杯，想快些回去了吧。

隐隐约约地传来一声两声舞狮子的鼓声，但它又是那么幽远、微弱，仿佛是在埋怨这新年的三天怎么过得这样快，令人听了感到愁肠寸断。

元旦，晴。

初二，晴。

初三，晴。

日记上一连三天的记录，今天被打破了：从黄昏时分开始就刮起了瑟瑟的寒风。

现在是，不但听不到“风儿不要吹，啊呀不要吹”这种优柔的歌声；装饰在大门上的那些竹子也仿佛发怒了似的，干枯的叶子发出了粗哑的吼声，一片片被吹落下来，随风狂舞，忽儿揉作一团，忽儿四散纷飞。

微微有些薄云的天空，也仿佛被这种声音惊醒了似的，露出一片繁星，闪烁着锋利的冷光，寒气逼人，使暴露在这薄暗中的街道，看来仿佛是冰冻了的一般。

人们站在这空虚寂寥之中举目四望，怎么还能想象这是什么人世、社会、都市、街道！

混沌初开，虽然天地已经分明，但万物尚未完全化生，这是风第一次试吹、星第一次发光时的一片大荒原，没有任何意志，没有任何秩序，没有任何趣味，不过是无边无际的一片荒漠而已。

白天那种沸沸鼎鼎的欢乐、讴歌、狂醉、嬉戏，那些笑语声声、兴致勃勃的人们啊，现在又是形单影只地销声匿迹，不知道都蜷缩在哪里各自做些什么啦。

经过了长久的寂静之后，远远地传来了几声梆子。

声音刚消逝，大街的尽头处忽然出现了一点灯火，在那里晃闪了几下，横过街头，重又消失了；在这星空月夜之下，只留下刺骨的寒风，还在那里呼呼作声。

这时候，只有那条小路上一家急于打烊的澡堂子，在墙脚边的下水道口子上喷出了一股热气，像一团白云似的袅袅上升；一股令人恶心的微温的气息，带着垢臭向四面散发开去，蒙住了一辆正巧在这里经过的人力车。

那人力车刚好从街角上转过弯来，已经来不及躲避，只得在这团热气中直穿过去。

“啊呀！

好臭！

”车上发出这么一句骂声，车子疾驶而过；一个烟蒂从车上甩出来掉在地下，发着一小点红光和袅袅的轻烟。

“澡堂子已经放水啦？

”“哦，年初头上，打烊得早一些啊。

”车夫只答了这样一句，赶紧拉着车子笔直地向前驶去，四周又归沉寂。

车上是一位绅士，他穿着一件双层的披风，两只袖子紧紧地揪紧着，整个脸颊几乎全部深深地埋在獭皮的领子里面。

灰色的毛皮车垫，一端拖到了车后，膝头上也盖了一条华丽非凡的横格花纹毛毯。

灯笼上漆着用两个“T”字组成的徽章。

车子不断向前奔驰，从这条小路的尽头处向北转弯，在一条略微宽广的街道上走不多远，又一转向西。

在这一条街道的半中腰，有一家坐南朝北的门面，门灯上漆着“箕轮”两字，那人力车就在这里穿过门上装饰着的松竹，向院子里去了。

住宅的格子门玻璃上映着里面的灯光，只是关紧着打不开，车夫上前去敲着门喊道：“劳驾！

劳驾！

”可是里面人声嘈杂，并无回答。

## &lt;&lt;金色夜叉&gt;&gt;

于是两个车夫又齐声喊着，连连地敲着门框，这才听到里面有人急急忙忙赶出来的声音。开门的是一个约莫四十来岁的女人，身材瘦小，肤色白皙，头上梳了个圆髻，穿一身茶色小花绸和服，外罩一件绣有纹章的黑色短褂，看样子是这一家的主妇。她慌忙打开格子门，那绅士悠悠然地正想跨进门槛，一看地上放满了鞋子木屐，简直无法插足。正在踌躇的时候，那女的赶忙亲自下地，殷勤地为这位可敬的客人开出一条路来，等他一进去，她又特地将这位绅士脱下来的木屐，捡起来单独放在隔扇的里边。二箕轮的住宅里面，一间十铺席的客厅和一间八铺席的房间打通成为一片。在这广大的厅堂里，竖起了十座黄铜烛台，高高地燃着的都是重达半斤多的蜡烛，望过去像海滩上的渔火一样。这还不够，在两间屋子的天花板上，又各吊汽油灯一盏，光耀夺目，把整个屋子照得如同白昼。有三十几位年轻男女，分别围成两个圈子，兴高采烈地正在玩着纸牌戏。蜡烛的火焰，炭火的热气，加上这么多人身上的热气，使屋子里的空气混浊不堪，何况还有纸烟的烟雾、灯火的油烟，弄得烟雾缭绕，弥漫全室。聚在一起的人们，吵吵嚷嚷，特别是全靠打扮修饰的女人，她们那种洋相也最惹人注目：有的脸颊上的白粉已经斑驳，有的头发已经散乱，有的甚至衣衫都乱了。那些男人，有的衬衫的腰缝撕破了，坎肩儿都露在外面；有的脱下了短褂，解去了腰带，高高地耸起了屁股，两只手里抓满了纸牌。尽管空气这么混浊闷热，烟雾弥漫，使人呛咳，可是大家似乎全不在意，一个个犹如疯了似的，高兴得争争吵吵，笑得腰杆都直不起来了。只见这里那里的扭作一团，推来攘去，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，简直是闹得天翻地覆。这情景哪里还说得上什么三纲五常，只可以说是斯文扫地，打翻了修罗道场。在大海上遇到风波的时候，只要在航路上浇些油，波浪就立刻会不可思议地平静下去，据说船也就在九死一生中逃过灾难。如今在这闹得乱哄哄的屋子里，也有着一位具有那种油的威力的女王。在她面前，不论是多么凶猛的男子汉，自然会软下心来，最后不得不拜倒在她脚下。女人们对她尽管嫉妒，但也不得不表示敬畏。这位姑娘在靠近中央那一簇人围着的柱子旁边占了一个座位，衣襟上的纽带打成一个沉甸甸的夜会结，又加上了一条淡紫色的缎带，外加一身红点子花的灰色绉纱短褂。她显得那么温静文雅，似乎很有兴趣地瞪眼看着面前这一片纷扰。从妆饰以至相貌都是这么惹眼，而且又是如此娇媚非凡，凡是初次见到她的人，心里都不免有些怀疑：会不会是什么青楼中人假装出来的？因此一局纸牌戏还没有个胜负，阿宫这个名字早已传得无人不晓了。今天来的姑娘不能算少，其中有的很丑，身上的衣服仿佛是向保姆那里借来的，看上去像什么滑稽戏里的女角儿一样，但其中也有几个是漂亮的，像这样的人，平时恐怕在二十、甚至五十人中也拣不出这么一个。她们的服装多数要比阿宫高贵好几倍。阿宫身上穿的，不过是中等而已，像那位贵族院议员的千金，尽管生得奇丑无比，但穿的却尽是绮罗绸缎，那高高耸起的肩膀上，披着三件一套的绣了家纹的出客礼服，一条紫色锦缎的大腰带，上面有金线绣成的突起的百合花。她的服饰虽然令人目眩，生相和打扮却使人恶心和皱眉。和这些打扮得五光十色、绚烂夺目的女人比较起来，阿宫的装饰只不过是一颗晓星的光彩而已。可是她那肤色却白皙得比任何颜色更美，她那面容端丽得比任何纺织品更整齐。正如一个人的丑恶不是任何衣饰可以掩盖得了的一样，她那种美丽也不是任何衣衫可以损害得了的。在壁龛和隔扇之间的角落里，有一个男人靠着手炉在剥橘子，他遥遥地望着阿宫的侧影，神思恍惚地禁不住独自咕哝着：“美！美！真美！”

## &lt;&lt;金色夜叉&gt;&gt;

尽管说人靠衣裳马靠鞍，可是真正的美是用不着衣装的，只要本身美，穿什么都可以，甚至什么都不穿也可以。

” “裸体更好啊！”

”说这句话来支持他的，是一个美术学校的学生。

坐着马车来到的那位绅士略事休息之后，由主妇陪同走进大厅。

跟在后面奉陪的，还有这一家的主人箕轮亮辅，他到目前为止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。

大厅里一片混乱，正是大家为了最后的胜利而奋斗的最高潮，因此这位新的来客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只有在角落里谈着话的那两个人，对这位绅士的风采瞟了一眼。

大厅里的灯光射到站在门口的三个人身上，把他们的姿态照得非常鲜明：那位瘦小的主妇肤色白皙，嘴唇抽搐得有些歪斜；男主人从额际开始，整片头顶光秃秃的，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

妻子比一般女人矮小，丈夫却大腹便便，不像妻子那样老是在思虑着什么似的，脸色非常乐观清朗，简直像一位弥勒。

那位绅士看来有二十六七岁，高高的身材，肥瘦适中，脸如白玉，两颊微红，额宽口大，腮骨有些突出，整个脸庞宽广而略显正方形；微微有些波浪形的头发在左边分开，薄薄地涂了一层油，梳得光滑可鉴；嘴唇上一溜不太浓的小髭，笔直的鼻梁上架了一副金丝边的眼镜；身上穿一件小花黑绸短褂，里面是绣有家纹的绸袍，六寸宽的织锦腰带外垂一条黄金的表链。

他大模大样地抬头向全座扫了一眼，容光焕发的脸上，显出一副不在话下的表情。

全座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生得像他这样皮肤白皙，身材匀称，没有一个人比他打扮得更华丽的。

“怎么回事，这个家伙？”

”刚才在那边谈话的两个人，里面有一个带着厌恶的神色低低地嘀咕着。



<<金色夜叉>>

后记

尾崎红叶（1867-1903年），日本明治时代小说家，生于江户（今东京），本名德太郎。1888年入东京帝国大学（今东京大学）法律科，翌年改学国文科，旋因考试不及格而退学，但在同年，红叶即以新晋作家身份，进入《读卖新闻》报社。红叶早在高中时期就从事文学少动，1885年2月与山田美妙等人结成砚友社，是为日本最初的纯文学社团。同年5月，机关杂志《我乐多文库》创刊，以手写传阅本形式发行，1886年改为铅印非卖品，1886年5月始公开发卖。这也是日本最初的纯文学杂志。

## <<金色夜叉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金色夜叉》让连载它的《读卖新闻》成为当时全日本最畅销的报纸，每一天的情节发展部令读者们引颈期盼，如今，小说中贯一和阿官这对恋人诀别的地方——热海温泉已经成了日本蜚声海外的旅游胜境，该处甚至还建有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塑像。

打败渡边淳一和村上春树，日本史上销量第一的小说。

有位痴情女子临终前立下遗嘱，希望《金色夜叉》续编，成书之后，能供一册在她的灵前……阿官忘不了贯一，更忘不了热海那一场悲伤的离别。

看吧，就在这一年一度的一月十七日这一天，那忘不了这一次悲剧的心，总是要添上一层新的烙印。

<<金色夜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